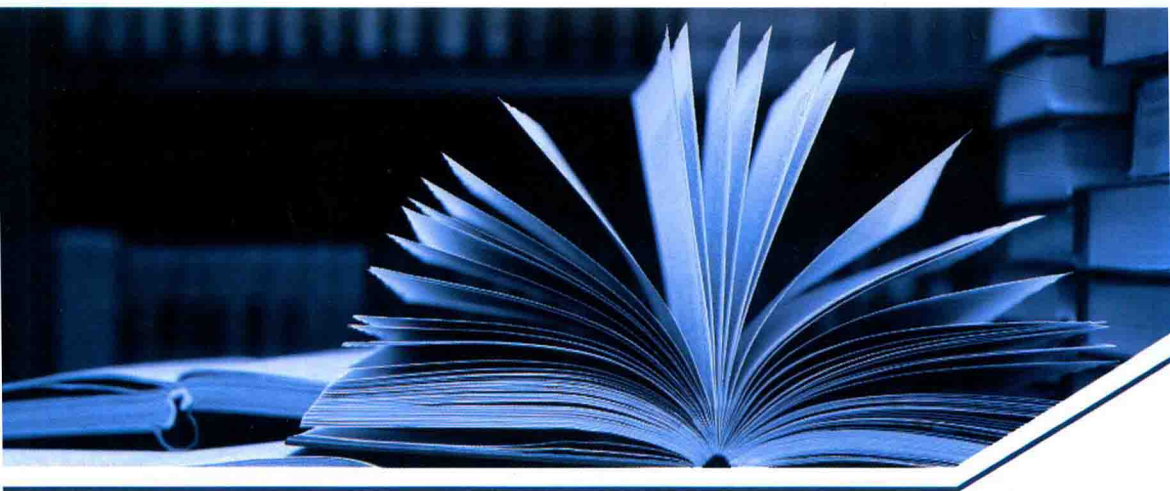


认知视角下的英语语用学研究

RENZHI SHIJIAO XIA DE YINGYU YUYONGXUE YANJIU

张晓丽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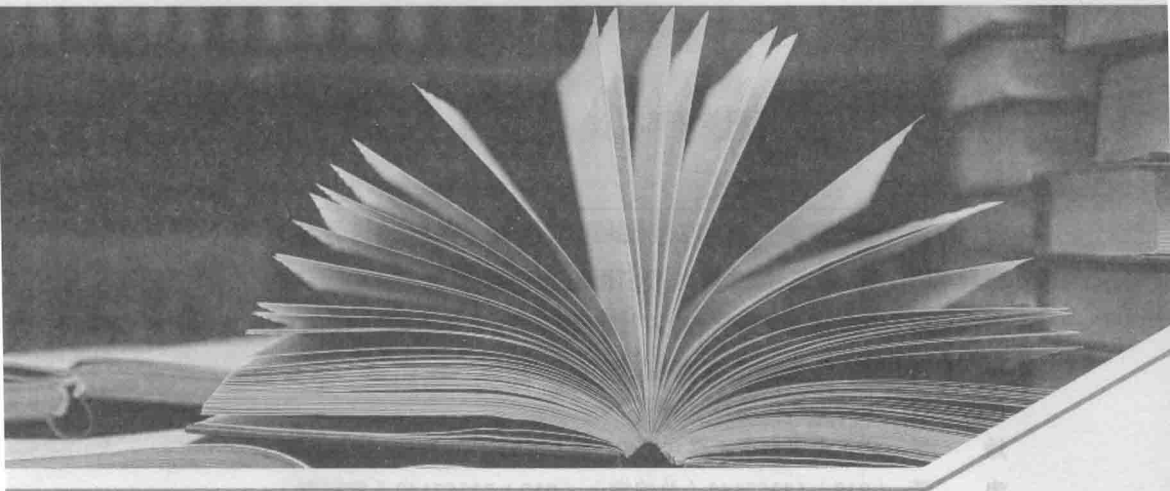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陈露 (910) 目前放在书局

认知视角下的英语语用学研究

张晓丽 著



ISBN 978-7-309-0334-1
 定价：49.00元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500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南京中华书局
 南京中华书局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认知视角下的英语语用学研究 / 张晓丽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068-7034-4

I. ①认… II. ①张… III. ①英语—语用学—研究

IV. ① H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4975 号

认知视角下的英语语用学研究

张晓丽 著

策划编辑 李立云

责任编辑 徐盼欣 李立云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芝

封面设计 优盛文化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yywhbjb@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定州启航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068-7034-4

定 价 49.00 元

前 言

目 录

语用学根据语境对语言的动因进行逻辑推理,并对语言的成因和心理活动过程做出解释。认知视角下的语用学研究是对交际过程中参与者大脑意识进行的研究,而交际是由交际主动方(actor)与交际被动方(partner)共同构成的一种社会活动。认知语用学的迅猛发展极大促进了人们对语言本质属性以及运作机制的认识。在交际的认知过程中,话语动因的逻辑推理和基于心理语境的解释往往交替进行、互相补充。从认知视角开展的语用学研究可以为重在描写和解释语言选择的语用学提供具体的、可操作的理论工具。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语言是一种“游戏”,这种“游戏”背后是有隐含规则或规律的,去认真探讨和研究。

本书基于对自然语言的理解,从基础理论研究出发,基于语用学与英语教学的关联性,重点探讨了认知模型与认知语法、构造语法及语用的核心概念“语境”等基本核心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具体的教学实践探索,诸如言语行为教学、会话教学、模因论、关联—顺应模式与英语语用教学的整合实践研究。

忻州师范学院外语系 张晓丽

于 2018 年 7 月

目 录

理论研究篇

第一章 语用学概述 / 002

第一节 何谓语用学 / 002

第二节 语用学的研究维度 / 005

第三节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语用学研究 / 012

第二章 英语教学与认知语用学研究 / 015

第一节 大学英语教师科研与教学冲突的现状探讨 / 015

第二节 语用知识与学生的语用能力 / 019

第三节 语用迁移 / 029

第三章 认知语用学的认知基础之一——认知模型 / 036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036

第二节 心智空间与融合理论 / 044

第三节 ICM 与语义理解 / 047

第四节 ICM 与转喻 / 057

第四章 认知语用学的认知基础之二——语法构造 / 061

第一节 象征单位和构造 / 061

第二节 区分自治观 / 065

第三节 Langacker 论构造语法理论 / 066

第四节 Croft 和 Cruse 论构造语法理论 / 069

第五章 认知语用学的认知基础之三——语境研究 / 081

- 第一节 语境研究的重要性及价值 / 081
 第二节 语境研究综述 / 082
 第三节 母语和目的语结构转换的语境制约 / 095

教学实践篇

第六章 言语行为教学 / 110

- 第一节 奥斯汀与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 / 110
 第二节 言语行为教学 / 139

第七章 会话教学 / 149

- 第一节 会话结构分析 / 149
 第二节 会话组织教学策略 / 159

第八章 模因论语用教学 / 161

- 第一节 语言模因论概述 / 161
 第二节 语言模因论与外语教学 / 165

第九章 关联—顺应模式与语用教学研究 / 186

- 第一节 关联—顺应模式解析 / 186
 第二节 关联—顺应模式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 196

参考文献 / 199

后 记 / 202

理论研究篇

在上面的三个句子中，B 作主语，而不同类别使用了相同的句法形式 (He's a

teacher. 老师。B 的时态在第一个句子中是现在时，第二个句子是过去时，第三个

句子是将来时。B 的时态在第一个句子中是现在时，第二个句子是过去时，第三个

句子是将来时。B 的时态在第一个句子中是现在时，第二个句子是过去时，第三个

句子是将来时。B 的时态在第一个句子中是现在时，第二个句子是过去时，第三个

句子是将来时。B 的时态在第一个句子中是现在时，第二个句子是过去时，第三个

句子是将来时。B 的时态在第一个句子中是现在时，第二个句子是过去时，第三个

句子是将来时。B 的时态在第一个句子中是现在时，第二个句子是过去时，第三个

句子是将来时。B 的时态在第一个句子中是现在时，第二个句子是过去时，第三个

句子是将来时。B 的时态在第一个句子中是现在时，第二个句子是过去时，第三个

句子是将来时。B 的时态在第一个句子中是现在时，第二个句子是过去时，第三个

句子是将来时。B 的时态在第一个句子中是现在时，第二个句子是过去时，第三个

句子是将来时。B 的时态在第一个句子中是现在时，第二个句子是过去时，第三个

句子是将来时。B 的时态在第一个句子中是现在时，第二个句子是过去时，第三个

句子是将来时。B 的时态在第一个句子中是现在时，第二个句子是过去时，第三个

句子是将来时。B 的时态在第一个句子中是现在时，第二个句子是过去时，第三个

句子是将来时。B 的时态在第一个句子中是现在时，第二个句子是过去时，第三个

句子是将来时。B 的时态在第一个句子中是现在时，第二个句子是过去时，第三个

句子是将来时。B 的时态在第一个句子中是现在时，第二个句子是过去时，第三个

句子是将来时。B 的时态在第一个句子中是现在时，第二个句子是过去时，第三个

句子是将来时。B 的时态在第一个句子中是现在时，第二个句子是过去时，第三个

句子是将来时。B 的时态在第一个句子中是现在时，第二个句子是过去时，第三个

句子是将来时。B 的时态在第一个句子中是现在时，第二个句子是过去时，第三个

句子是将来时。B 的时态在第一个句子中是现在时，第二个句子是过去时，第三个

第一章 语用学概述

第一节 何谓语用学

语用学发轫于 20 世纪 60 年代（可以追溯到言语行为理论创始人 Austin 的经典著作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1962, 甚至更早）。语用学的英文是 pragmatics, 该词由 Morris (1938) 始创。虽然语用学与语音学、音系学、句法学、语义学等相比仍然是语言学中一个相对较新的分支, 但随着其“以闪电般的速度发展” (Mey, 2001: F38), pragmatics 已成为一个语言学高频术语。从构词法角度看, pragma- 是一个拉丁词根, 意思是“行为” (act) 或者“行动” (action), -ics 表示“学科”或“学问”。由此可以大致了解 pragmatics 一词的含义, 进而了解语用学语言学的内涵, 即这是一门关于 (语言交际) 行为的学问。

对语用学的界定可以从不同角度开展, 如语境角度、语言使用者角度、学科性质角度等。例如, 语用学可以定义为一门研究语境化的意义 (contextualized meaning) (见 Yule, 1996: 1) 的学科。Thomas 持类似的看法, 认为语用学研究语境中的意义 (meaning in context) (1995: 1-2)。Leech 将语用学定义为关于话语如何在情境中表达意义的研究 (how utterances have meanings in situations)。Fasold (1990) 则认为, 语用学研究如何运用语境进行意义推理 (the use of context to make inferences about meaning)。

一、从语境角度界定语用学

联系语境研究语言是语用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任何语用学的定义如果不提及语境都是不完整的” (Cummings, 2005: 4)。从语境角度界定语用学重视探讨语境决定语言传达意义的方式, 揭示同样一句话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中会传递不

同的意义。试比较以下句子。

- (1) A: Your mother is a doctor. What about your father?
B: He's a lawyer.
- (2) A: I've got some trouble with my contract with the bank. Can your father help me?
B: He's a lawyer.
- (3) A: My computer has gone wrong. Can you ask your father to help me?
B: He's a lawyer.

在上面3个句子中，B针对A的不同提问使用了相同的回应方式：He's a lawyer。然而，B的回应在这3个不同语境中的解读不同：第一个例子是针对父亲职业这一问题的直接回答，可以从字面上进行理解；第二个是对父亲能否帮助处理合同问题这一请求的间接肯定回答，需要结合语境特别是相关背景知识（如律师熟悉合同事宜）进行推理；第三个是对父亲能否帮助修理计算机这一请求的间接否定回答，同样需要结合语境特别是相关背景知识（如律师未必熟悉计算机维修事宜）进行推理。

考虑到语境的中心作用，有必要对其加以适当展开。语用学在原有认识基础上给语境概念赋予了一些新的认识。首先，语用学中对语境的界定很宽，可以包括以下层面：情景或者物理层面、社交层面、心智层面和语言层面。正如Cummings所指出的，在语用学中，“语境的概念超越了它作为客观场景（话语是在这样的场景中产生的）的明显展示，而且包括了语言的、社交的和认知的因素”（2005：4）。

语境的情景或者物理层面涉及交际发生的场景、环境、时空等因素。一些语言形式（特别是指示性或者指称性表达）的解读特别依赖于语境。例如：

- (4) This and this are yours. That's mine.
- (5) Come here.

在（4）中，除非知道谁在对谁说话并且知道说话人的手指向的物品，否则难以弄清 this、yours、that 或者 mine 的具体指代对象。在（5）中，come here 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指“到桌子这儿来”“到办公室来”或者“到舞台上来”，具体到哪里取决于说话人当时所在的位置。

语境的社交层面包括社交距离、社交角色、社交关系等。Mey指出，语用学研究人类语言交际中决定语言使用的社会语境条件。设想 Jack 和 Kate 是同事，社会距离近，这使得 Jack 可以对 Kate 使用熟悉的称呼语（即 Kate，而非 Ms.Green 之类的称呼）。

语境的心智层面与谈话双方的背景知识、信仰、兴趣、期盼等有关。在(2)中, A 假定与 B 共享特定的背景知识, 即律师熟悉合同事宜, B 如果不具有这一背景知识, 则无法理解 A 的话语。

语境的语言层面, 或者说上下文(co-text), 指某一话语之前或者之后的话语(成分)。在(1)一(3)中, he 均用来指代 your father; B 所说的话语之所以有不同的解读,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由于其所处的语言语境(即 A 说的话)不同。

语用学赋予语境的另一个新认识是: 语境是动态的, 是在话语的生成和理解过程中被选择、调取或建构起来的, 而不是事先存在的、固定不变的。对于构成语境的情景或者物理层面、社交层面、心智层面和语言层面, 无论哪一层面都不是全部地、事先地影响话语的产生与理解。“语境是以语言使用者为指向的, 不同的人对同样的语境的感受会不一样”(Mey, 2001: F30)。说话人会选择这些层面的某一因素或成分参与话语的生成; 同样, 听话人也只是激活、利用这些层面中能够有助于当前话语理解的语境成分参与话语的理解。总之, 语用学致力于研究动态语境的生成与作用, 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语言和语境之间的关系, 而这种关系是解释语用理解的基础”(Levinson, 1983: 21)。

二、从语言使用者角度界定语用学

“语言运用者视点”是确定语用学研究取向最为重要的一点。从说话人角度看, 语用学是研究说话人意义的一门学科(Yule, 1996: 1), 关注人们说话的真实意图。由于说话人的真实意图有时不同于所说话语的字面意义, 语用学又可以描述为一门解释交际中如何传达多于字面信息的意义的学问(Yule, 1996: 1)。从听话人角度看, 语用学研究听话人如何通过推理获取说话人试图传达的意义(或不同于字面意思的意思)。Katz 认为, 语用学“解释说话人和听话人的推理”(1977: 19)。试看(6)和(7):

(6) Peter: Are you coming to the lecture this afternoon?

Paul: I'm not feeling so well.

(7) Jack: Did you pass the final exams?

Mary: I failed in philosophy.

根据直觉, (6)中 Paul 的意思并不是要告诉 Peter 今天自己身体不好这一信息, 而是想通过提供这一信息告诉对方今天下午自己不能去听讲座。可见, Paul 传达的意图不同于他所发出话语的字面意义。在(7)中, Mary 不仅传达了自己哲学课考试不及格这一信息, 而且含蓄地传达了自己通过了其他科目考试这一信息。由此可以看出, Mary 实际所传达的信息要多于其所说话语字面传递的信息。

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听话人都不能只靠解码说话人的话语，而必须结合语境，运用推理，才可以正确解读说话人的意图。

三、从学科性质角度界定语用学

在这方面，来自英美国家的语用学家与来自欧洲大陆的语用学家存在很大差异，形成了所谓的“英美学派”（以 Stephen Levinson、Georgia Green、Geoffrey Leech 等为代表）和“大陆学派”（以 Hartmut Haberland、Jacob Mey、Jef Verschueren 为代表）。前者认为语用学是语言学中与音系学、句法学、语义学等并列的一个分支学科；后者尽管认同语用学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但不认同这一学科与音系学、句法学、语义学等处于同一层面，而认为它是一种可以观照这些分支学科的功能性视角（Verschueren, 1999: 7）（功能性体现为社会的、文化的、认知的视角），也称“纵观”。在他们看来，语用学研究的语言使用是一种社会行为。鉴于语言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研究语言使用的语用学可以将语言学和其他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联结起来。

综上所述，语用学作为语言学研究领域中的新兴学科，其典型特征之一是将语境和语言使用者在言语交际中的作用纳入语言分析之中，典型特征之二是认为交际不仅涉及编码和解码，在有些情况下会更更多地依赖于受原则支配的推理。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说话人的意思有时候被部分地甚或错误地解读。语用学界定方式的多样性，体现了研究者对语言使用不同层面的关注，反映了不同语用学家的不同研究取向。

第二节 语用学的研究维度

如果说语用学在萌发阶段常被揶揄为杂物箱或废纸篓：每当某一语言现象不能通过常规的、广为接受的理论加以解释时，都可以在语用学中寻得帮助（见 Leech, 1983），如今有大量“不受学科边界限制的各路语言学家”（linguists without borders）（Mey, 2001: 21）都在从事着与语用学相关的研究。

语用学已经从一个“非主流”的语言学分支发展成一个生机勃勃、五彩缤纷的语言学研究领域，并涌现出各种分支学科，展示了语用学研究的强大发展势头和巨大潜力。

对语用学的分支学科有不同的划分方法。这里将与语用学有关的研究类型分为4类：理论语用学、应用语用学、跨学科语用学和界面语用学。

一、理论语用学

理论语用学 (theoretical pragmatics) 研究语言使用的基本问题, 如语言使用的实质, 语言使用与世界的关系, 语言使用的意义, 语言使用的条件, 语言使用 (包括表达与理解) 的机制, 语言使用与语境的关系, 语言使用与心理、认知、社会等的关系。它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下列分支: 哲学语用学、语言语用学、社会语用学、认知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历史语用学等。相关理论包括语用现象本体的理论 (如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理论、指示语理论、预设理论、礼貌理论、会话分析), 以及用来解释这些语用现象的理论 (如合作原则、后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关联理论、礼貌原则、面子理论、语言顺应理论、语言模因论等)。

(一) 哲学语用学

哲学语用学 (philosophical pragmatics) 关注的是语言使用的实质、语言使用与世界的关系、语言使用的意义以及语言使用的条件等根本问题。

语用学中第一个主要理论即为言语行为理论 (Speech Act Theory, SAT), 其由著名的英国哲学家 Austin 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率先提出, 并由他的美国学生、同样是语言哲学家的 Searle 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言语行为理论回答了语言使用的实质问题: “说话就是做事” (Austin, 1962)。

对于语言使用与世界的关系, 很多哲学家认为语言是用来表征世界的。然而, 人们使用语言时经常不仅仅局限于做出关于世界的真实或虚假的陈述。Austin (1962) 指出, 有些语言用法能够立刻改变事件的状态, 因此属于施为句。例如:

(1) You're tired. (said by a boss to his employee who has just made a serious mistake)

(1) 中老板的话一经说出, 便马上达到了解雇该名员工的效果。换句话说, 在适当的语境中, 所说的话语本身就构成一种行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言语行为, 即通过说话实施的行为 (Yule, 1996: 47)。其他典型的言语行为包括致谢、道歉、请求、恭维、邀请、许诺、祝贺等。

对于语言使用的意义, 语言哲学家 Paul Grice 提出了自然意义 (natural meaning, M_n) 与非自然意义 (non-natural meaning, M_m) 的区分。前者与社会规约、语言使用者的意图没有关系, 后者则与之相关。对于非自然意义, 又可以将其区分为规约意义 (conventional meaning) 和非规约意义 (non-conventional meaning)。其中, 话语的字面意义 (literal meaning) 是规约意义, 而说话人传达的不同于话语字面的意义是非规约意义。后者又称会话含义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语用学中第二个著名的理论就是会话含义理论，由 Grice (1975) 在其著名论文《逻辑与会话》(*Logic and Conversation*) 中提出。尽管会话含义通常被定义为“一种额外传递的意义”(Yule, 1996: 35)，是“一种超越话语语义的意义”(Thomas, 1995: 57)，但确切地说，会话含义指说话人通过话语产出所期望传达的信息。换句话说，会话含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话语意义的“附加”层面，而应看作说话人产出话语的真实意图。为了推导会话含义，Grice 提出了会话合作原则 (cooperative principle)。

语言哲学家发现，一些语言形式 (如指示语) 离开语言环境就毫无意义可言。另外，指示语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以说话人的身份、所在的地点、说话的时间等为参照点，即所谓的说话人中心 (speaker's egocentricity)。指示语包括 5 大类：人称指示语、时间指示语、方位指示语、社交指示语和语篇指示语。

对于语言使用的条件，语言哲学家提出了前提或预设 (presupposition) 理论。从语用学看，关涉话语是否適切或得体而非只是真假的语用预设是产出某一適切话语的基础或者说先决条件。试比较下面的例子：

(2) The king of France is bald.

在 (2) 中，说话人传达了“法国有一个国王”这一前提。如果事实不是这样，此话语就不恰当或者说无效。这也就是为什么 (2) 中的话语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人人皆知当今法国根本没有国王。

(二) 语言语用学

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理论、会话合作原则、指示语理论、预设理论等一开始被提出时都带有明确的语言哲学色彩，但随着语言学家的参与，这些理论越来越带有语言学属性，逐步成为语言语用学 (linguistic pragmatics) 的理论。

语言语用学包括语用语言学 (pragma-linguistics) 和社交语用学 (sociopragmatics)。

1. 语用语言学

语用语言学研究语言本身的语用问题，考察语言 (包括语汇、结构等) 的语用属性及其与语境的关系，探讨相同或相似的语言结构在不同语境下所执行的不同语用功能，描述实施特定言语行为或执行特定语用功能所能运用的语言资源。例如，可以描写话语标记语 well 的语用功能 (如表示迟疑、委婉地拒绝、填充话语空白、接续话轮等)；考察英语中实施建议行为都有哪些表达方式；探讨英语附加疑问句的语用属性 (包括使用场合、语用功能、使用频率、使用者属性等)；比较 sorry 与 excuse me 的语用差异 (如语用条件、语用功能、使用频率等)；探

索特定话语中一些词汇的理解（例如，说 Jack is penniless 是不是说 Jack 真的一分钱也没有呢？The whole city turned out to welcome the champions 中的 whole 是否可以按字面意义理解？）以及句式的理解（如 Could you tell me when we get to the City Central Station, please? 这类句子的歧义如何排除？）。

2. 社交语用学

社交语用学又称人际语用学（interpersonal pragmatics），涉及语言使用的社会维度，探讨诸如权势关系、情感距离、交际场合的正式程度、职业、年龄、性别、种族、信仰等各种社会因素如何影响语言交际方式，考察语言使用如何实施（人际）关系工作（relational work）。社交语用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是礼貌问题，由此产生了 Leech（1983, 2007）的礼貌原则以及 Brown 和 Levinson（1978, 1987）的面子理论。

（三）社会语用学

与社交语用学主要关注人际交往中的语言技巧和策略不同，社会语用学（societal pragmatics）研究语言在社会公共环境中的使用情况，探究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商业等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制约和影响。例如，对不同行业使用语言（如医学语言、法律语言、经济语言、政治语言、广告语言等）的情况进行研究，就属于社会语用学的范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批评语用学（critical pragmatics）研究（Mey, 1993；陈新仁，2009a, 2013；陈新仁、陈娟，2012）。该领域关注各种社会语用问题，如话语歧视、语言欺诈、语言粗俗、语言暴力等。当然，“社会语用学家的任务绝不是指责，而是引导，使社会用语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开展社会语用学的研究……对语言规范建设，促进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何自然、陈新仁，2004）。此外，从语用学视角审视国家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等，也可以看作社会语用学的一个研究内容。

（四）认知语用学

认知语用学（cognitive pragmatics）关注语言交际的认知维度，分析和阐释话语的理解过程、机制、参与因素、影响因素等。例如：

（3）一切都会过去的。

（4）The wise thing to do is to prepare for the unexpected. (written on a fortune cookie slip)

（5）She is my girl friend. (But) she has been dating another guy these days.

一般情况下,人们理解(3)中的“一切”时认为它指的是“一切的烦恼、苦难、不幸、不愉快等”。在理解(4)时,人们认为 the unexpected 一定指的是“意外的挫折、打击、失败等”。人们是如何获得这样的理解的呢?为了获得这样的理解,需要激活什么样的百科知识呢?人们如何知道这样的理解就是说话人试图表达的呢?人们的理解遵循了什么样的原则呢?再说(5),两个句子中间用与不用 but 有什么区别? but 的使用对于理解说话人的这两句话有何帮助?这些问题都是认知语用学的研究话题。

迄今为止,由 Sperber 和 Wilson (1986/1995) 在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关联性:交际与认知》) 一书中系统提出的与交际、认知有关的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是认知语用学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人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进行言语交际,不断认知对方的交际意图,是因为交际是一个认知过程,是一个说话人明示、听话人推理的过程。而无论说话人明示还是听话人推理都遵循同样的关联原则:说话人不会让听话人付出不必要的努力;听话人认为说话人使用的话语方式传递了自身最佳关联的假定,与说话人的意愿、能力和偏好一致,自己为处理该话语付出的加工努力与自己获得的认知效果相称。

(五) 跨文化语用学

跨文化语用学(cross-cultural pragmatics)研究人们使用英语进行跨文化言语交际过程中出现的语用问题。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流动性不断增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者越来越频繁地接触和交流。这里有两种主要情形:一种是外语使用者与该外语的本族语者之间的跨文化交际,另一种是双方都为外语(如英语)使用者的跨文化交际。在两种情况下,母语的文化特征或多或少会影响跨文化言语交际。跨文化语用学领域的研究一般包括下述4方面内容(Blum-Kulka et al., 1989)。

(跨文化交际背景下的)言语行为研究:研究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如何用英语或外语实施言语行为。

(跨文化交际背景下的)社交—文化语用研究:研究文化如何影响社交语用行为,如不同文化中对恭维的回应。

对比语用研究:就两种语言开展语用—语言和社交语用方面的比较研究,常以言语行为为分析单位。

语际语用研究:研究二语学习者如何使用英语进行交际,关注各个层面的语用迁移,特别是负迁移。与上面3种研究不同,本类研究带有更强的应用色彩,可归为应用语用学范畴。

跨文化语用学研究对外语学习和外语教学、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减少或避免语用失误、促进译学的发展等都有积极意义。

(六) 历史语用学

历史语用学 (historical pragmatics) 研究历史语境下的语言使用。它揭示早期 (受特定社会条件制约的) 人际交往模式及其演变原则, 将人际交往的社会条件纳入历史语言使用的考察范围, 将历史语境下的语言使用置于宽泛的社会交际语境下加以探究, 体现出“语用学应以宽泛的认知、社会和文化视角来考察语言和语言使用”的研究趋势 (朱磊、郑新民, 2010)。历史语用学研究最初被划分为语用语文学 (pragma philology) 和历时语用学 (diachronic pragmatics) 两大分支。2011年, Archer 和 Culpeper 提出该领域的第三个分支——社交语文学 (sociophilology)。

语用语文学探讨社会文化语境下历史文本的语用维度, 是研究特定历史时期语言语用现象的一种宏观途径 (Huang, 2012)。历时语用学研究语用现象发展嬗变的宏观路径, 关注同一语言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结构及交际功能的相互作用 (Huang, 2012)。社交语文学是以语境分析为出发点研究语言形式以及交际功能的一种宏观历史语用学研究路径。具体来说, “社交语文学关注历史文本、体裁、社交情景以及文化背景等社会历史语境对语言形式及交际功能的塑造和影响” (Archer & Culpeper, 2011: 110)。

二、应用语用学

应用语用学 (applied pragmatics) 关注语用学理论在与语言活动相关领域中的应用。从文献来看, 应用语用学主要涉及语用学在下列领域中的应用。

语用学在教学中的应用, 形成了教学语用学 (pedagogical pragmatics) 这一应用语用学分支。主要话题包括语用知识是否可教、如何发展学生的语用能力、如何开展语用教学、如何进行语用测试等。

语用学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 形成了语际语用学或中介语语用学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或习得语用学 (acquisitional pragmatics)。主要话题包括语用迁移、语用失误、语用能力发展路径等。

语用学在母语习得中的应用, 形成了发展语用学 (developmental pragmatics), 考察儿童如何逐步获得母语的语用规则和原则、如何礼貌行事、如何发展语境意识等。

语用学在翻译中的应用, 形成了语用翻译论 (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

主要包括两个维度的研究：一是从语用学角度重新审视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策略等，二是在翻译过程中对源语篇中各种语用意义的处理。

语用学在商务交际中的应用，主要考察在各类商务交际中如何依据语用学相关理论（特别是礼貌理论）进行得体、有策略的沟通，实施特定的言语行为（如申诉、询价、拒绝等），从而最佳地实现商务交际目的。

三、跨学科语用学

跨学科语用学（interdisciplinary pragmatics）指的是发生在语用学与一些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例如，法律语用学（forensic pragmatics）是语用学与法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文学语用学（literary pragmatics）是语用学与文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临床语用学（clinic pragmatics）是语用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交叉学科。“语用学本身就是一个研究分支，是一个与其他相邻学科能互相提供深刻见解的学科”（Cummins, 2005: 2）。

与应用语用学强调语用学理论在特定领域中的应用（换言之，语用学是理论输出学科，特定领域是理论输入对象）不同，跨学科语用学关注语用学与相关学科或领域中的交叉问题，在解决相关问题时同时采用语用学和自身学科理论。例如，在法律语用学中，研究者需要考虑法律语篇或交际话语中特定语用问题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研究者需要同时开展语用学分析和法学分析方可对该问题给予充分回答。又如，文学语用学研究文学作品意义的产生过程，认为文学作品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创作的结果，读者填补文学文本意义的不足（Mey, 2001）。这就解释为什么对同一文学文本会有不同的解读方式，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然这样的说法略有夸张色彩，但确实一定程度上诠释了文学文本的交际特点。

四、界面语用学

界面语用学（interface pragmatics）在文献中一般专指语用学与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研究，如语用学与句法学的界面研究（产生了语用句法学，pragmasyntax）、语用学与语义学的界面研究、语用学与语音学的界面研究（产生了语音语用学，phono-pragmatics）、语用学与词汇学的界面研究（产生了词汇语用学，lexical pragmatics）、语用学与形态学的界面研究。

界面语用学研究在欧洲大陆语用学派所持的语言各个层面都有语用因素沉淀的观点是一致的，这类研究是语用学作为语言学研究最为典型的方面，具有良好的研究前景。